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之二十四

花草竹木

花

古詩律詩共十六首

早花

新添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
盈盈當雪杏艷艷待香梅直若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花底

新添

紫萼扶千葉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
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

伍中有異所至看者如堵
號為壁人常乘白羊車

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趙曰此全篇言落花

江上人家桃李枝春寒細雨出踈籬影遭碧水潛勾

引鄭曰勾古侯切。趙曰古樂府薄命篇云艷花勾引落

風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困

癩旁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

趙曰使信畫屏風詩水光連岸動劉孝儀渡吉陽州詩曰

噪鼓揚風力

赤憎輕薄遮入懷

趙曰赤憎方言也公嘗云輕薄挑

遮莫艱難下五更之遮

珍重分明不來接

朱曰一作折。蘇曰劉公幹

公于進賞久之遂云公幹問僕曰損花乎僕曰无但愛賞而已公幹曰珍重輕薄子不來損折使老夫酒興不空也遂飲花下作放

歌行見玉堂別集

濕久飛遲半欲高紫沙惹草細如毛蜜蜂

胡蝶生情任偷眼蜻蜓避百勞

師曰是時甫在舟中觀江上佳景春風細雨碧水紅

花相映帶不勝喜樂因戲為新句以歌詠之雖眼前之事皆可樂然猶有輕薄可憎者但惟珍重謝之分明不來相接以至從物猶能紫沙惹草蜂蝶尚生情性况人而不能無動情乎蜻蜓避百勞百勞惡鳥恐為所害言人豈不如蜻蜓尚能全身遠害乎

江梅

趙曰江邊之梅也如在嶺曰嶺梅在野曰野梅官中所種曰官梅而後之李者凡見梅便謂之江梅



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早最奈客愁何
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
洙曰陸幾樂不付云山巖巖嵯峨潘安仁
崇崗巖巖嵯峨陸又云崇山巖巖嵯峨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
洙曰梁書何遜傳不見揚州事。蘇

曰梁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花盛開遜吟詠其下後
居洛思梅花再請其往從之抵揚州花方盛遜對花彷徨終日

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
洙曰春一作花幸不折

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
洙曰鄉一作春江邊一樹垂垂

發
蘇曰吳防雪梅賦照寒溪之艷艷帶冷雪之垂垂想子美雪
中見梅作也今梅花中用垂垂字但可雪中梅花即用之朝

夕催人自白頭

江頭五詠

彥輔曰王筠有才名沈約重之約於郊居
作齋閣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於壁晉直

寫之辭不加篇題約曰此
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

丁香

丁香躡柔弱亂結枝猶墊
鄭曰都念切下也。洙曰尚書注墊弱也細葉帶

浮毛踈花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

麝中休懷粉身念
洙曰言丁香結實則墮於
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剩

紛紛桃李枝處處物能移如何貴此重
洙曰一作稀
如何貴重却

怕有人知

梔子

魯曰漢書曰梔茜園注梔支子也本草曰支子一名
木丹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者梔子五株名山志曰

樓石山多梔子齊謝眺有墻花梔
子樹詩梁簡文帝有詠梔子花詩

梳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洙曰蜀人取梳子色以染木帛

與道氣傷和洙曰梳性絕冷紅取風霜實洙曰實經霜則紅青看雨

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

伴經旬出飲獨空牀洙曰解斯融吾酒徒

稠花亂蘂畏江濱洙曰畏一作畏行步歌危實怕春詩酒尚

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春春光知有

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洙曰吳孟記云少城張儀城。蒼舒曰右按左太冲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

墨所舍賈商之淵則遂百里羅肆巨千賄貨山百花高樓更

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洙曰盞一作鎖揚雄以免復召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

好事者載酒從遊文字喚取佳人舞繡筵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无

主可愛深紅愛淺紅洙曰下愛字一作映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

舞自在嬌鶯恰恰啼蘇曰齊魯大臣史云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是詩以不朽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

落嫩葉商量細細開洙曰葉一作葉

歎庭前甘菊花洙曰此詩譏小人在位賢人失所也

簷前甘菊移時晚洙曰簷一作堦趙曰菊以移晚而花遲故為失所尔青蘂重陽不

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離邊野外

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鄭曰顯突結切拊取也。朱曰

曰此詩蓋刺餘子碌碌皆得貴近言芳則非不謂之才也特細瑣而巳言升中堂則貴近之意公之言傷時細碎微瑣者用而出類者廢

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朱曰古詩結根太山阿。

過曰南史劉彥節子侯詩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趙曰言枝葉長大如人文采之秀發而託根不得地反爲風霜所理也。師曰甘谷名漢武帝西置甘涼瓜沙等州其谷產菊可以入

葉移晚謂失其時也。不醉醒者人及泛菊而醉唯我無菊可泛但醒而已殘花離開已無况味夫復何益此正与屈原不遇其時而云幸世皆醉唯我獨醒同意甘菊喻君子衆芳細瑣以喻小人君

子不遇時不見采擷小入反獲起升登于廟堂之上此与隰桑詩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無異也然賢者所涵養雖大柰何結托不得其人故至於失所而不及乎風霜甫作

此詩觀其辭意含蓄蓄其情可知矣

草 古詩律詩共三首

除草朱曰去蔕也。蘇曰蔕草蜀中謂之毛蔕毛言可畏觸之如蜂蠆治風疹以此草點之一身失去葉

寺北町

昔有紫者入蔕蔕山莊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人阻脩朱曰言草之毒者不必生於阻脩之處雖平夷之地亦有之也。高

曰阻脩謂脩遠險阻之地其毒甚蜂蠆朱曰左傳猶蜂蠆有毒。蘇曰梁準

人不可去故也。趙曰蓋蔕之上皆芒刺觸之能螫人也其多弥道周朱曰道周道兩傍也

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朱曰霍光駟乘上內嚴

蘇曰馬援見詔佞輩如芒刺在眼中。師曰草喻小人彌道周喻居王之左右君子疾之如芒刺在眼求其去之之術

能待高秋霜雪一霑凝朱曰一蕙葉亦難留師曰春以喻

焉能待高秋急於去小人也。蘭蕙香草以此荷鋤先童穉朱

君子今與蕙草同殺喻政刑無辨善惡莫分日入仍討求修可曰莊子轉致水中

陶徵君荷鋤稚有倦日入仍討求修可曰莊子轉致水中

央晏曰禮葬人掌殺草有水火之化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

蔓朱曰左傳敢使依舊丘朱曰鮑明遠復得還舊丘。師曰

謂小人不
可近也
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
洙曰草去則幽芳之物伸矣此詩有所傷而云
芟美不可闕疾惡信如讎
洙曰隱六年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莠焉芟美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使信之矣。師曰松竹有操君子自守之象小人既去則君子道長而松竹得遂其生養之性也此篇大有含蓄詳玩之頗有味矣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
趙曰言舊低卒附而收斂之葉

以春而新掩捲牙重
趙曰言新掩蔽而韜卷之牙以春而重也
步履宜輕過

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序不敢強為容

蒹葭

摧折不自守
洙曰生質衰脆不能自守
秋風吹若何暫時花載雪墮

木葉沉波
洙曰言非歲寒之質也
體弱春苗草叢長夜露多江

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
洙曰亦一作只

竹 律詩三首

嚴鄭公宅同詠竹
得香字為韻

綠竹半含籜
洙曰謝靈運詩初篰句綠籜
新梢纔出墻色侵書帙

晚陰過酒樽涼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但令无翦

伐會見拂雲長
洙曰此詩公之措意極為深遠以意逆志觀者當自知矣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錦竹三數叢

華軒藹藹七年到錦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无此

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蘇曰阮籍居家有竹欲分蒼翠但數箇而已粗欲補闕也。師曰華軒則言韋

明府下車來種錦竹已成矣故就韋乞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鄭曰強其兩切。洙曰猶強自振立也。味苦夏

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重剪伐欲无辞洙曰欲一作亦。

幸近幽人屋蘇曰崔浩菜賦種近幽人之室藏當野客之窻。霜根結在茲洙曰言此竹質雖疲

軟然得其所計亦足以保其生矣。趙曰言在幽人之家方有保護結根之理。

木 古詩七首 律詩八首

古栢行洙曰傷有其才而不得用也。

孔明廟前有老栢洙曰見武侯廟注前一作階廟在成都先王廟西院。柯如青銅根

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洙曰曹子建荆隸上參天

蘇曰古制以圍三徑一圍者三尺也沈存中謂霜姿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圍乃是徑七尺无乃太細長也黃朝

英謂若以古制論之當有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尺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頭相合為一圍則一圍是一小

尺即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孔明廟前栢當以古制為定。趙曰孔明為蜀相成都則先王廟而武侯祠堂附焉夔州

則先王廟武侯廟各別今詠栢專是孔明廟而已豈非夔州栢乎公詩集中其在夔也屢有孔明廟詩於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

可忘中有松栢參天長以絕句證之則此乃夔州之詩明矣。正敏曰沈內翰譏子美此句以謂四十圍配二千尺為太細長不知

子美之意但言其色事已猶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於二千尺而幾於參天也若如此求疵則二千尺固未足以參天而詩

人謂駁極于天者更為妄。君臣已與時際會洙曰蜀先王語善論詩者正不應尔

如魚之樹木猶為人愛惜洙曰宣九年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劉歆

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雲來氣接巫峽長洙曰宜都山川記曰巴東三峽

巫峽長月出寒通宣山白尹曰范元實云形似之言蓋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

之言蓋若詩人之典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言必實錄是事不可易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蓋知其工激

昂之言子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以形迹考然如此乃是一時之意如古栢詩柯如青銅根如石視之信然雖聖人

復生不可改此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片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

栢之大也文章故多端然警策麤往往是此兩躰尔范蜀公云武侯廟栢才十丈而社云二千尺以謂詩人好大其事沈存中又云

蒼皮四十圍乃是七尺徑而長二百丈無乃大細長乎王江之云論詩正不當尔二公之言皆非也。趙曰巫峽在夔之下巫峽之雲來而栢之氣與接雲山在夔之西雪山之月出而栢之寒與通皆言其高大者也。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

武侯同閔宮洙曰詩閔宮有恤○趙曰此乃追言成都先主朝之栢蓋杜公近方離成都而來夔故止可言憶昨

也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趙曰上句又以言成都栢之亦

若也盧鵬卿夢人贈詩曰一禁郊原古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

風洙曰上發冬則列風之所激○趙曰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落落約高松賦曰鬱鬱彼高松栢根得地扶持自

是神明力夢符曰右按孫興公天台賦嗟公岳之所異挺實神明之扶持○蘇曰劉禪自是神明扶持非人力能致

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洙曰大厦將傾○尹曰取恭謂岑彭

曰方今漢基頽圯英雄寒餓如大厦傾求天下之義士要為梁棟子何如此寒餓不乘時取萬戶侯復俟何時邪萬年

迴首丘山重鄭曰重去聲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

能送洙曰甘棠勿翦勿伐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趙曰

謝靈運後漢書曰方儲遭丹夏梓松栢鸞棲其上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才大難

為用洙曰莊子五者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蘇曰張華志士蓄怨幽人含嗟朝廷雖下哀詔誰肯出松蘿崑崙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二歲離立如人長

趙曰禮記離坐離立○師曰甫詩云賤子且奔走二年望東吳則知甫去草堂及歸時凡涉三歲會看根不拔

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趙曰王褒擘擘而秀發踈柯亦昂藏所

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鄭曰上直庚下比末切○洙曰謂有

所觸動也○師曰得愧千葉黃敢為故林主師曰甫傷兵亂民尚不保

其故居况吾敢為故林之主而欲保四松之無損乎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

滿空堂蘇曰愁絕一日復一日篇云去日畫樓歌管沸歸來春草滿空堂詩語因即借句今杜工部往往全用古人語

斯亦不言詩
人之工也
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
洙曰前詩有清

風為我起洒向若微霜
趙曰張茂言穆如洒清風
足以

送老姿
洙曰一云只為送老姿
聊待偃蓋張
趙曰抱朴子云天陵偃蓋之松
我生無

根蒂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
事迹兩可忘勿矜千

載後慘澹蟠空蒼

病栢

有栢生崇岡
洙曰琴賦惟倚吾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
童童狀車蓋
洙曰車

魏文帝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陳琳柳賦象翠蓋之威蕤○十
明曰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丈餘遙望童童如小蓋

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諸兒於樹下戲

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車蓋又齊書太祖宅有進武南有桑樹狀如

車蓋○年數歲遊於其下從偃蹇龍虎姿
洙曰神仙傳麒麟

主當風雲會
洙曰乘風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
蘇

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
洙曰歲寒然

後日夜柯葉改
洙曰禮器如松栢之有心貫四時不改柯易

丹鳳嶺九雛哀鳴翔其外
洙曰建康實錄鳳將九

之洞簫賦孤雌寡鵠娛優乎其下春禽群嬉翔翔乎其巔琴賦翔
鸞集其嶺○蘇曰東海河承天除著作年已邁諸佐郎並年少荀

伯呼為姝母承天云卿當言
鳳凰將九子姝母何言耶
鷓鴣志意滿養子穿穴內
洙

客從何鄉來
趙曰做古詩竚立久吁怪靜求元

精理浩蕩難倚賴
洙曰穿一作窟無精一作無根○趙曰字

耶物實有以侵之此詩寓意傷郭英人也英之鎮成都為人端直
蜀人重之不幸為崔旰所殺其諸孤哀泣若無所訴故有丹鳳嶺九

雛哀鳴翔其外之句鷓鴣惡鳥喻崔旰旰既害英又竊據成都故有

鷓鴣志意滿養子穿穴內之句然正直之人神明祐之故老敬之

今反罹其禍豈非歲寒無憑乎客甫自稱英又在蜀甫為客以依

之今既遇害是以為之吁在細思天理茫茫不足倚賴蓋嘆禍淫

福善之理若乖矣
不可考信故也

病橘

洙曰此詩傷物夫
所而至於困悴也

群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

洙曰羣
一作任
惜哉結實小
洙曰

少酸澁如棠梨剖之盡蠹蟲

洙曰剖
一作割
采掇爽其宜
洙曰

其一作所詩若苜蓿
言宋之薄言綴之

紛然不適口

洙曰莊子相梨屬
柚皆可於口也

豈止

存其皮蕭蕭半死葉

洙曰七發其根半生半死冬
則列風飄散飛雪之所激

未忍別

故枝玄冬霜雪積

洙曰劉公幹
自夏涉玄冬

况乃迴風吹嘗聞蓬萊

殿酒行遍賜湖南新橘宰相以下有詩謝

羅列瀟湘姿

洙曰
瀟湘

有橘田橘洲世說江
南為橘江北為柚

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

洙曰失
一作少天子

王食周禮共食玉
謂入貢玉府也

寇盜尚馮陵當君減膳時

洙曰天子
徹樂減膳

病是天意

師曰陵謂史思明未平天子嘗膳每遇凶年禍亂則
必戒食徹樂示自刻責今橘病不貢無乃天意使吾

君哉
微乎
吾訟罪有司

洙曰訟
一作愁

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

百馬死山谷到今老目舊悲

洙曰唐書貴妃嗜荔枝必欲生
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其

味未變已至京師也○田曰漢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
一置五里一墩奔騰險阻死者繼路時唐書上書帝下詔曰遠國

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救太官勿復受獻謝
承漢書云唐書字伯游辟八公府補臨武長縣接交州舊貢荔枝龍

眼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毒害頓仆死二不絕道經臨武老
乃上書諫和帝曰臣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故天子食

太生為尊不以果實為珍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
南州地土惡虫猛獸不絕於路至有觸犯死之害死者不可復

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老即奉官
還家不應留○修可曰公借其事以譏楊妃舊注引唐書其說非

唐所貢乃涪州荔枝由子午道而往非南
海也○趙曰此用獻荔枝事比之奇矣

枯櫻

洙曰此詩傷民
困於重斂也

蜀門多櫻櫚

洙曰櫻一作拊南都賦其木則櫻櫚結根棘本重
條嬋媛布綠葉之妻妻敷華榮之萋萋○鄭曰櫻

力居切拊櫻木
名有葉無枝

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雖眾亦易朽

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

洙曰說文云楊柳即蒲也詩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紅布一作有○夢符曰右按此史韋正康與子弟書曰耄雖夫及壯年已謝霜早穉梧風先蒲柳又晉書顧悅之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

傷時苦軍之洙曰律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

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樹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即已休

趙曰猶殘之既生者何自守洙曰何一作能○趙曰猶啾啾

黃雀啁鄭曰啁竹角切又作啄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鄭曰乾古寒切

摧殘沒藜莠洙曰蜀人取樹皮以充用惟軍興誅求尤急○師曰蒲柳之為物望秋先零樹其皮可用軍興之際割剝殆盡譬若江漢之民困於重斂然招刻之吏刮削苦毒何異斧斤交集而民不得保其生邪啾啾黃雀啁蓋傷其無所托也蓬蓬逐風飛前甫為客飄蕩南既痛嗟割剝之虐復自悼飄蕩如飛蓬塊心亦埋沒隨藜莠而已

枯樹洙曰此詩傷抱材者老死立壑而不材者見用也○鄭曰樹那含切葉似桑子似杏而酸俗作楠

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皇天洙曰魏文帝脩條摩蒼天下根蟠

厚地洙曰易坤厚載物巨圍雷霆折洙曰七發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萬孔蟲蟻

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趙曰郭璞曰今江東夏月暴雨呼為凍雨引楚辭使凍雨

洒塵衝風隊風也楚辭以白鷓遂不來天雞為愁思洙曰謝靈運天雞弄和風七發獨鶴晨鳴乎其上也○唐曰天雞雉也

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

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洙曰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西京賦立脩莖之仙掌承雲

表之清露○師曰削君子負大材不遭明聖之君而至於困頓失所小人以柔脆嵬瑣之姿反俾之居朝堂以承重任其不傾危不可得矣昔漢武帝為金人承露植以脩莖榆柔脆之木賤而易長今用以承露盤裊裊而危可不寒心乎小人貪位慕祿雖處重任不知自畏必至於傾覆而後已此詩所以傷大材老死立壑而小有材者居重任其顛倒如此

海棕行

來海上

鄭曰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冬切○趙曰海棠記載李贇皇公云花木以海為名者悉從

左綿公館清江濱

師曰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

海棕一株高

入雲

修可曰古樂府高城上入雲

龍鱗犀角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

文自是衆木亂紛紛

趙曰王長元吉古意云况復飛營夜木葉亂紛紛

海棕焉知

身出群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師曰北辰喻君

也夫大材生非其地人無識者其欲衆木紛亂何以異乎中國無人識而胡僧識之正仲尼欲居九夷之意

柳邊

詞添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揔到地葉葉自開春

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秦朝上遠愁人

高栴

鄭曰那含切木名葉似桑子似杏而酸俗作楠尔雅云栴栴

北言十四

十一

栴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

洙曰劉先主所居籬角一樹遠望若車蓋

近根開

藥圃接葉製葺亭落落景陰猶合

趙曰言枝葉濃茂也

微風韻可

聽尋常絕醉困卧此片時醒

嚴鄭公塔下新松

得露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

洙曰民具尔瞻

細聲聞玉帳

洙曰一

作疎翠近珠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

丈敬蓋擁高簷

蘇曰此詩公之措意極為深遠以意逆之觀者當自知矣阮瑀松賦擁高簷碧似敬蓋○

趙曰敬蓋抱朴子云偃蓋之松也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落落出群非檉柳

洙曰天台賦蔭落落之長松

青青不朽豈楊梅

洙曰

莊子受命於地惟松栢獨正故四時常保其青青

欲存老盡千年意為覓霜根數

寸栽沐曰栽一云來

憑何十一少府豈覓橙木數百栽

草堂斬西無樹林沐曰樹一作木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橙

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沐曰蜀人以橙為薪三年可燒

樹間

岑寂雙甘樹沐曰鮑明遠舞鶴賦去帝鄉之岑寂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

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趙曰言歲寒如松也同時待菊黃

幾迴霜沾葉露乘月坐胡床

惡樹

獨遠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剪還多

沐曰陸士衡云熟不自惡木陰○蘇曰王筠野中吟云蘭薰種而不茂樗猶剪而還多此明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也○趙曰管子云

士壤取介之心不甘陰惡木之枝枸杞固吾有趙曰以惡木蔽障而枸杞不生

惡木尚能取之况與惡人同處雞棲奈汝何沐曰汝一作以○趙曰剪去木枝因公剪去雞陰而有也

也雞棲嘉不也惡樹既前則枸杞雞棲遂得生長故方知不材

木沐曰木一作者生長漫婆娑沐曰莊子言斲社之樹匠伯不顧弟

故能若是之壽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四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二十七